

○ 孙巍溥 著

理想史学

——
概念、方法与实例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理想史学

——概念、方法与实例

孙巍溥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理想史学:概念、方法与实例/孙巍溥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495-0102-1

I.理… II.孙… III.史学理论 IV.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523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4 字数:80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定价: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有关历史科学化问题的探索与思考，在西方若以维柯为始，则年近三百；在中国若以梁启超为源，亦百年有奇。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内地学人对该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暴露出了一些明显的问题与不足。在翻译多于原创的今天，在大量引进西方史学理论名著的同时，稀见成一家之言的史学理论著作，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孙巍溥的这本《理想史学》，就是一部成一家之言的史学理论著作。作者在书中一反经验主义史学大内涵、小外延的理论模式，提出了理想史学小内涵、大外延的研究模式。该书在结构上分为三大部分，共八章。

第一章作者详述理想史学的概念与方法，从理论上论述了理想史学的基本思想和具体研究方法。第二章作者详述理想史学的定位与价值，从理论上论证了理想史学的学科属性及其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此为第一部分。

第三章作者详述理想政治学的初始概念——政控力，并以对16至19世纪七次改革运动的理想化研究为例进行阐释。第四章作者详述理想经济学的初始概念——物控力，并以对4至9世纪亚欧民族大迁徙的理想化分析为例进行阐释。第五章作者详述理想文化学的初始概念——意变点，

并以对晚清四次思想变革的理想化思考为例进行阐释。第六章作者详述理想军事学的初始概念——战争动机度和战争动力度，并以对中国古代北民南下问题的理想化探索为例进行阐释。第七章作者详述理想社会学的初始概念——社会地位度，并以对仰韶以来国人社会地位的理想化探究为例进行阐释。此为第二部分。

第八章作者详述如何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推演与规律整合，并以对第二千纪后半期英国历史的理想化考察为例进行阐释。此为第三部分。

孙巍溥同学功底扎实，兴趣广泛，且勤于思考，长于原始创新。今积七年之功成此引玉之砖，当属学林幸事。希望作者以此为起点，在未来有更多优秀成果问世。

武吉庆

2010年4月13日

自序

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言,“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自历史哲学诞生以来,史学科艺之争不绝如缕,始终难有定论。驻足回首,空谈全然无益,争论亦属徒劳,唯有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才能得出问题的答案。

理想史学就是对历史科学化问题进行一次实践。理想史学,成则史学必为科学,不成则史学可能为艺术。正如有经典物理学,然后知物理学为科学。凡未经实践而单凭争论定性,或言因未定性而不可实践者,皆属苏轼所言“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石钟山记》)之举。因而,面对新兴事物,我们所需要的,正是邓小平在“不搞争论”(《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体现出的理性和智慧。

思虑及此,笔者也就不揣浅陋,欣然付梓了。言浅识陋,尚希专家学者拨冗指正。

孙巍溥

2010年4月19日

目 录

绪论 历史科技革命宣言	1
第一章 理想史学的概念与方法	5
第二章 理想史学的定位与价值	24
第三章 理想政治学	35
第四章 理想经济学	49
第五章 理想文化学	59
第六章 理想军事学	72
第七章 理想社会学	88
第八章 理论推演与规律整合	99
附录	111
后记	115

绪论 历史科技革命宣言

历史如歌，既有十月革命的高潮，亦有东欧剧变的低谷；历史如诗，既有万里长城的壮阔，亦有圆明三园的凄凉；历史如棋，既有拿破仑的所向披靡，亦有太史公的负重忍辱；历史如画，既有建城衰亡的浓墨重彩，亦有平准食货的淡写轻描。历史如戏似人生，有酸甜也有苦辣，有快乐也有哀伤。大江南北，英帝横行；长城内外，沙俄虎视；弹丸岛国犹想鲸吞神州华夏！近代百年，几度夕阳。推而广之，从埃及法老到俄国沙皇，从包税制度到收取厘金，从卡迭什战役到伊拉克战争，千百年来，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战争摧残令无数苍生倒悬于水火，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古巴导弹危机则险些让我们地球荡然无存。望着历史上无数悲剧英雄抱终天之恨而去，一个问题在我心中如泉水涌出——如何让人类拥有一个多幸福而少悲苦的历史！

我的目光，投向了早已取得巨大成功的物理学。400年前的一天，一个苹果给物理学的发展送来了飞机票，从此人

们看到了什么叫一日千里,什么是唐宗宋祖也望尘莫及的生活。“荣光、荣光、无尽的荣光”,正是物理学,放射出了维多利亚时代无可争辩的世界第一强国的荣光。物理学的广大神通来自哪里,伽利略和牛顿以其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理想化。只有理想化,才能集精确、普适、客观、必然于一体,才能使数学与实验相统一。因此只有理想化,才是科学化。

早在 1725 年,历史科学化就已成为“历史哲学之父”维柯的研究方向。他希望在历史的世界里发现一种牛顿式的规律,使历史学成为一门充满理性的“新科学”。从此,思辨历史哲学派诞生了。伏尔泰、卢梭、屠尔哥、孔多塞、康德、赫尔德等人,都进行过历史科学化的探索,留下了诸多宝贵的思想。然而思辨派以思辨代替史实,凭臆断假设规律,与科学思想背道而驰。继集大成者黑格尔之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在南辕北辙的歧路上渐行渐远。

伴随着 19 世纪中叶浪漫主义史学的日渐式微,历史学开始了其自身的科学化尝试。以孔德、博克尔、泰纳、马克斯·韦伯和库尼奥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以效法自然科学为目标,却因未能保有学科特点而邯郸学步,未能尽弃经验主义思想而东施效颦。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则试图以绝对化的“如实直书”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历史科学的建立找到客观真实的依托。然而郢书燕说,信史难依;历史学家,岂无国籍。尽管兰克学派在推广和发展尼布尔的史料批判方法上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在历史科学化的道路上却是缘木求鱼。

以 1874 年布莱德雷《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为开端,从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导论》、文德尔班的《历史与自然科学》到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从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到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发展不可预测论”,分析批判历史哲学如疾风骤雨般扑面而来。然而冷静下来,观其思想之大略,当知此派之荒谬,源于其对自然科学之未入其室。他们只知社会现象偶然充斥,却不知自然界亦不能独善其身。君不见,一步之行,就是最复杂的变速曲线运动,只有理想化为匀速直线运动,才能没有偶然性。他们只知历史学家观念殊异,却不知物理学家亦不可能天生不谋而合,只有理想化为纯粹形态,才能使研究者众口一词。他们认为物理学家可以撇开具体的客体,历史学家不能撇开具体的事实。殊不知一切经验主义研究都不能撇开具体,能够撇开具体的是理想化体系即科学。如果研究具体的机车,则功率不等于机车;如果研究抽象的统帅,则凯撒只能是统帅。他们认为自然现象时刻重演,历史只能孑立茕茕。殊不知一切现象皆不重演,重演的只是理想状态下的纯粹形态。水遇 0°C (1atm) 便会结冰,但永远也找不到两块相同的冰;水遇电解便分氢氧,但永远也找不到两瓶相同的氧;猫的后代仍旧是猫,但永远也找不到两只相同的猫。这是因为,物理中的水,是理想状态下的纯水(H_2O);化学说的氧,是理想状态下的纯氧(O_2);生物里的猫,是理想状态下的纯猫(DNA)。总之,经验化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无异,理想化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同。

20 世纪的欧美史坛可谓群星璀璨。西米昂、贝尔、勒费弗尔首倡在前,布洛赫、费弗尔旌旗于后,鲁宾逊、比尔德贯穿其中。“新史学”的蓬勃发展打破了兰克学派一统天下的局面,使历史学没有最终变成“剪刀加糍糊”的“本为末技”的史料学。然而饮鸩止渴的年鉴学派,对“跨学科综合”方法的盲目崇拜,不仅使历史研究如俎上鱼肉般任人割宰,历史之美亦随之失却了人文关怀。

于是,在 21 世纪初的今天,理想史学肩负起了完成历史科学化之重任。400 多年来物理学的发展,已使 20 世纪末人类的生产力,较之 16 世纪中叶,发生了亘古未有的飞跃;400 多年间历史学的发展,将使 25 世纪中叶人类的分配力,较之 21 世纪初,产生出同样幅度的变革。中华上下五千年,既有汉唐卓于世界之盛,又有晚清丧权辱国之衰;既有揭竿斩木的波澜壮阔,亦有党争廷斗的波谲云诡。遍览世界诸国之历史,非断则短,与中华民族不可同日而语。是故完成历史科技革命之重任花落中土,绝非偶然。未来的历史科技革命将会创造出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无可比拟的分配力,这不仅是人类构建和谐社会、步入社会自由王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汉藏语系远布于泰西纽澳诸国之必要条件。

望志士仁人,勗励同心,起历史学之春风,伴理想化之雨露,使古老的七洲四海之地,遍开历史科技革命之花。

第一章 理想史学的概念与方法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报任安书》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认识到凭借计量史学建立历史科学的想法仅仅是一个神话”^①。一度宣称“只有量化的史学才是科学”^②的勒胡瓦拉杜里^③，在 80 年代初却转而提出：“1950—1970 年间疯狂地推行计量

① L.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Past and Present*, 1979(11).

② E.Le Rog Ladurie, *Le Territoire, de l'Historien*, vol.1, Gallimard, Paris, 1973, p.6, 15, 22.

③ 欧洲计量史学以法国最为突出(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29 页)，法国新史学以年鉴学派为代表(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 392、411~415 页)，勒胡瓦拉杜里是第三代年鉴学派的主要代表人之一(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 25 页)，因此他对该问题的看法很具有代表性。

研究和信息技术”是一种“偏向”^①。新经济史学派^②的主要代表福格尔后来也大谈“历史学中计量方法的限度”，并明确提出计量方法不能使历史学成为科学。^③

按照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观点，广义上的计量史学“是指对一系列可以量度的现象进行的历史研究”^④。然而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情感分析和价值判断，这些现象“实际上构成了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那么真正“可以量度的现象”又有多少呢？实践表明，“这种方法只可能应用于有充分统计资料可用的那些时期（大致指1780年以后）”和“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即欧洲和北美的历史研究，因为这些地区比较早地注意了国民核算的统计”^⑤。由是观之，计量史学在广度上受限颇多，其结论既难有广阔的适用空间，亦疏于对宏观性历史问题的整体把握。广义上的计量史学尚且如此，更遑论让·马尔祖斯基的“狭义和严谨的定义”^⑥下的计量史学了。

①[法]勒胡瓦拉杜里：《新史学的斗士们》，载法国《新观察》周刊，第791期，1980年1月7日—13日。中译文见《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4期。

②计量历史学派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美国计量历史学派在狭义上就是指新经济史学派（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28页），甚至可以说“唯一的计量历史学就是计量经济史学”（[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③ Fogel, R., *The Limits of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75(2).

④[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04页。

⑤同上，第106页。

⑥同上，第104页。

不宁唯是,数据资料的占有是使用统计方法的先决条件,但考虑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修史习惯,这一条件仅在研究少数国家的少数历史时期时方能满足。因而在计量史学研究中“最令人头疼的问题是缺少数据。……不是从未收集过就是丢失了。有些情况下,数据是有的,但它们数量巨大”而不得不“借助于现代统计方法的帮助”^①。于是乎,高等数学、“高级推理统计学和多变量解析领域的分析”^②成了计量史学的理论基础,“相关分析、回归方程、趋势推论、意义度量、线型规划、动态数列、超几何分布、投入产出分析,因子分析、马尔科夫链等数学模型、模糊数学,还有博弈论和对策论、曲线拓扑理论”成了计量史学的常用方法,“电子计算机成为历史计量研究的主要手段”^③。人文学者与理工科学者的知识结构迥然异趣,计量史学对此视若无睹,实属不该。

总之,历史现象“是一种茫无边际的杂多”^④,是一种无限多异质因素的微妙组合;统计方法又是一种大数据量的模型计算,其图像与表格既多且杂,概念与公式枯燥难懂。计量史学“对历史资料进行数字统计”^⑤,其研究过程必定异

①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17页。

②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页。

③刘文涛、陈海宏主编:《高校世界历史配套教材·现代史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页。

④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79页。

⑤宋瑞芝、安庆征、孟庆顺、王扬主编:《西方史学史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5页。

常复杂,其研究成果不免晦涩艰深。^①可想而知,一本“耗费巨大的资金和人力”^②的“充满复杂的数学公式和图表的历史书”必定使“广大读者望而却步”;不仅研究者“在同行中……知音难觅”^③,研究工作亦难以为继。

较之计量史学,数理史学更侧重于从整体上探寻“人类行为的普遍数学模式”^④。然而“现实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各种因素往往汇集在一起作用于同一事物”^⑤,故而历史现象实由大量函数叠加而成,视作一个函数处理,并以此作为“把这些复杂观念联系起来的定律,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些复杂观念的内容是如此丰富,又丝毫未经分析,我们不能希望立刻用符号公式来说明他们”^⑥。数理史学日渐式微,数学模型分析经验史事的研究路径难辞其咎。

以数理史学之范式,分析文明发展现象的拉歇夫斯基,可谓个中翘楚。他先把“一个国家或民族平均城市人口数量与河道、海岸线长度及人口密度等”很多因素归纳成一个含有 15 个未知数的基础公式,再将“人的行为模式与通讯媒介

①参见[俄]B·H·米罗诺夫、Э·B·斯捷潘诺夫:《历史学家与数学》,华夏出版社 1990 年版;[英]罗德里克·弗拉德:《计量史学方法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年版;霍俊江:《计量史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②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 344 页。

③同上,第 30 页。

④同上,第 515 页。

⑤[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为历史学辩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4 页。

⑥[法]皮埃尔·迪昂著,孙小礼、李慎等译,侯德彭等校:《物理理论的目的和结构》,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346—347 页。

之间的关系”、“家庭环境的作用”、新思想“对人体大脑中心的刺激”、“孩子天生接受某事物的能力”等多种复杂因素逐一考虑,经由 12 次高等数学变换,得到一个含有 7 个未知数的复杂公式。^①两式联立,始能得出结论。数理史学繁难至此,犹有缺失。如拉氏就未曾考虑“代表真理的某些理论、学说、思想会因人们认识的限制或因某种压制而在历史上长期被埋没”^②这一因素,其结论亦因此而与史实大相径庭。

时下科学主义史学的堪忧现状,与劳伦斯·斯通“叙事史的复兴”^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方面,文本考据工作成效显著,探赜索隐、发微钩沉之书层见叠出;另一方面,“17 世纪所掀起的那场科学革命中,历史学是始终被遗弃在外的。一直要到 19 世纪,历史学是不是、或者应不应该、或不可能成为科学,才被提到日程上来”^④。“如果历史学终于完成了从伪科学向科学的过渡”,那么“这个转折点……从其规模和重要程度来说,相当于预示着近代物理学诞生的哥白尼天体运行说。……然而,这样的胜利目前尚未赢得”^⑤。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冒昧地提出理想史学研究模式,希望能在西方史学理论体系之外,为开拓历史学的研究领域进一份绵薄之力。

所谓“理想化”,非与先验论同一指谓,亦与完美化内涵

①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 516~520 页。

②同上,第 520 页。

③L.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Past and Present*, 1979(11).

④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 186 页。

⑤[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 117 页。

有别,更非简化、忽略、猜想和假设。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呈负相关关系。现实客体内涵多而外延少,科学认知对象内涵少而外延多,“理想化”就是减内涵亦即增外延,如同变前者为后者的加工器和翻译机。理想史学由理想状态和理想实验两部分组成。在理想状态中,理想史学将赋予历史量^①赋予理想点^②。在理想实验里,理想史学用表征历史量表征理想点的运动轨迹。

经验主义以现象为中心,内涵多而外延少;理想状态以理想量为本位,内涵少而外延多。换言之,若将经验主义研究比作雕版印刷之雕版,理想状态思想则如活字印刷之活字。^③因而理想史学必须通过定义和诠释,建立一套与经验

①量度历史实体的属性和描述其运动状态时所用的各种量值叫做历史量。理想化思维属于抽象思维,但又有别于一般的抽象思维。理想量与理想点,是理想化抽象区别于普通抽象的标准和依据。

②理想点是内涵数为零的,亦即不带有任何性质的绝对纯粹抽象实在,因而在研究中将其想象成“点”。

③举例而言,“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研究原子、分子时,没有必要去考虑几千年前或几万年前的氢原子、氧原子或水分子及其运动方式与现在的氢原子、氧原子、水分子及其运动方式有什么差别,也没有必要考虑伦敦、纽约、莫斯科或北京的氢原子、氧原子或水分子及其运动方式有什么区别。因为这些自然物质及其运动方式总是跨越时间的和空间的界限而恒定不变地存在着,总是以同样的形态和特征重复不变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历史学家在研究农民、雇工、商人或城市、村落、国家、军队、战争等等社会历史现象时,却不能不考虑那些现象在一千年以前和一千年以后的时间差别和它们在北美、西欧、东欧、东亚、西亚等不同地域和国家存在的空间上的差别”(庞卓恒、李学智、吴英著:《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28页)。按:在理想史学中,农民、雇工、商人或城市、村落、国家、军队、战争等等经验实体都将不复存在,而被理想点所取代。理想史学中不存在“人”的概念,其具体论著中也不出现“人”的字样。